

JOXIAN YU FENGLIU



乔纳森·布莱克

冒险与风流

冒险与风流

〔美〕乔纳森·布莱克著

柳 亭 嘉 秋译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广州

The World Rapers by Jonathan
Black 根据英国格拉纳达出版公司
(Granada Publishing Lcinited)
1982年版译出

冒险与风流
(美) 乔纳森·布莱克 著
柳 亭 嘉 秋 译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环市东路淘金坑4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顺德桂洲印刷纸类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7印张 380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0,001—180,000

书号: ISBN 7—80521—043—8/I·17

10272·127

定价: 4.00元

本书是一部富有艺术魅力和情感色彩的小说。全书以世界性的经济财团大老板为描写对象，披露了他们为了控制国际金融所进行的一系列勾心斗角活动。美国最有权威的评论家欧文·华莱士说：此书是“一部动人的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描写国际阴谋的小说。”

该小说由于对国际垄断的大老板们的内幕及其荒淫无耻的生活揭露很深，因此，引起了一些巨富们的震怒，多次派人要暗杀作者。书中描写到的哈桑·卡拉米和吉米·卡拉米，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千方百计利用女人和金钱作为诱饵，甚至搞流血政变。纽约和贝鲁特的摩天大楼，吉米·卡拉米的高级卧室，豪华气派的游船，以及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写尽了富贾们之间的勾心斗角，阴谋掠夺，画出了他们灯红酒绿，放荡荒淫的生活面目。

第一章

时间：4月28日星期二。

地点：美国纽约。

姑娘抬起头望着他。在这以前，她是被动的，现在欲火燃起来了。

“吉米。”

杰米尔·卡拉米站在床边，心里有点恋恋不舍，但他知道会客时间到了，于是懒洋洋地披上白色睡袍。

“吉米，你回来呀！”

“会回来的，但要过会儿。”

她的手从他的睡袍的开缝处伸进去，但他迅速闪开，挣脱了她。

“过会儿就来。”

不，不可能过会儿就来，因为金融大亨迈尔斯·兰福特·帕尔默半小时之内就到。帕尔默是美国银行界的元老，历任总统经济顾问。

杰米尔·卡拉米身材高大，脸孔象老鹰，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他挺起胸，大摇大摆地向洗澡间走去。跟帕尔默的这次会见，地点定在吉米自己的套楼公寓里，而不是在他们

的办公室里，其意义确实异乎寻常。这次会见将是决定性的。会见以后，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立即就要付诸实施。

这项计划涉及到的金钱，其数额之巨，没有几个人敢于想象。除了金钱，还有别的呢，拉卡米心想。他是在拿自己的身家性命进行一场赌博。不，他纠正自己说，赌博这个词用得不对，尽管这场角逐规模巨大，带有破釜沉舟的性质，但是大部分危险早就排除了。迈尔斯·帕尔默的态度是关键。在未来几星期内，必须打起精神来跟他周旋。他一定会软下来的。

杰米尔知道如何对付帕尔默。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过分自信，草率从事，意想不到的事随时可能发生，何况还有“豺狼”躲在旁边呢……

洗完澡，刮过脸，吉米从浴室回到寝室。姑娘睡着了。她蜷缩着睡在宽大的园床上，松软的金发略带淡灰色，象一层轻纱罩在脸上，漂亮的脸蛋儿在轻纱后只露出模糊的侧影。她的臂膀象个支架，拱托着光溜溜的乳房，乳头仿佛闪烁着粉红色的微光。这个姑娘是他在前一天的晚宴上认识的。

卡拉米打量着周围这熟悉的一切，陷入沉思之中：最近，一家新闻杂志以最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篇关于他的卧室的报道，称之为“百万卧室”。这个估计不错，仅室内陈设和墙上几幅法国印象派名画，就近100万美元了。该杂志经济版编辑如此卖力，替他吹嘘，为的是试图以内部优惠价获取他手下一家公司的500张股票。想到这里，拉卡米微微一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杰米尔·‘吉米’·卡拉米在踏上其征服神秘的国际金融世界的征途时，刚刚25岁，但已以‘商界神童’之名而蜚声北美……”

这种宣传确实起作用，吉米心想。文章把卡拉米属下的一系列公司称作“构成今日资产额达15亿美元之巨的金融金字塔的黄金砌块”，结果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每股普遍上涨了5至10美元。

但是这个金字塔还没有完工，最艰巨、最棘手的工程还在后头。他收敛笑容。迅速穿好衣服——身穿宽松的无领运动服，脚著平底便鞋——然后悄悄离开寝室。在走廊上，碰见了管家道林。

“先生，帕尔默先生到了，在楼下书房里等着您。”

书房很宽敞，俯瞰着中央公园。这天天气晴朗，4月末的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照进书房里。色彩柔和的现代化家俱华贵而高雅。高大的书架挡住了整片墙，架上摆满了皮面精装书。迈尔斯·帕尔默站在窗口，望着38层下的第5号大街。

“你好呀，迈尔斯。”

迈尔斯年近60，身材矮胖，头发灰而稀疏。从外表看，他深知自己身份重要，他那极为保守的衣著与他的这种气质非常相称。

“早安，杰米尔。”迈尔斯几乎比杰米尔年长20岁，他们是老相识了，但迈尔斯还是不愿意叫他的外号。

他们紧紧握手。“要咖啡，还是要点别的？”

道林早已悄悄进了书房，把放着茶杯、糖罐、奶油瓶和热水壶的托盘放在茶几上，然后悄然离开，随手关上房门。

“不啦，谢谢。”帕尔默说。

“如果我要喝，您不会在意吧？”

帕尔默说他一点也不在意。两人在沙发上坐下。

“怎么样，迈尔斯？”

帕尔默那浑浊的眼睛透过无边眼镜，看着他。“杰米尔，昨天我和我的同事们碰了头。”

“我们原则上同意你的建议，”他顿了顿继续说，“但是坦率说，在具体条件上，大家仍然犹豫，甚至不愿意。”

“真的？”杰米尔的古铜色脸上显得无动于衷。“有特别的理由吗？”

“首先，财务报表……”

“可以做到天衣无缝，”杰米尔立即打断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别的什么人，即使拿显微镜也查不出问题。”

帕尔默作了个怪相说“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知道呀……”

“谁管你们知道什么。你可以把5000万美元分成一小笔一小笔的，让你属下的那些公司吞下去，谁也不会哽死的。”卡拉米把空杯子放回托盘里。“当初你们找上门来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们了，我愿意替你们效劳。我也说得很清楚：我要钱，马上就要，如果杜撰一个术语的话，这就叫加‘润滑油’。”

“我已经说过，我们原则上同意，”帕尔默声明说，“但是，这个辛迪加的其他成员把最后决定权留给我了。”

吉米假装惊奇地说，“哦？那么这个决定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我们今天上午的谈话。我们要开诚布公地交换信息，你要给我作出保证……”

“别来这一套了！”杰米尔抗议说。

“我们谨慎行事不是没有理由的。你知道，我在这个——呃——总体计划上已经花了多年心血，但是至今仍然不见收益。”

吉米把一条长腿搁在沙发扶手上。“早在1958年当你进

行第一次尝试时，计划就是可行的了，”他冷冷地说。“但是，你把事情搞糟了，迈尔斯。你听华盛顿那帮大人物的，他们预言说，那个微不足道的军人不会采取行动。可是，他偏偏采取了行动。结果呢？你知道，海军陆战队登陆了，你的情况变得完全无法收拾。”

“我估计错了。福斯特^①曾对我保证说……”

“国务卿们就会拿胡说八道来骗人，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不管这些了，忘掉1958年吧，都是老皇历啦。可是，你在你所谓的‘总体计划’上所做的那些事，也并不高明呀，迈尔斯。你还记得1962年的恩里科·马太^②事件和1968年的埃米尔·布斯塔尼事件吗？”

“那是偶然巧合，他们在飞行事故中遇难身亡。”帕尔默不慌不忙地说。

“当然罗，”杰米尔点头说，“那是保养不当造成的，这对地中海沿岸国家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不幸的是，灾难性的偶然事件搞掉了一些制造麻烦的人，但麻烦依然存在。这一点你已经领教过了吧，对吗？”

对方没有回答。

“我们可以讨论近一些的事情，”杰米尔说，“例如1966年6月的那场大灾难。我早就提醒过你，以色列人会把埃及人打得一败涂地，但你宁可听信中央情报局那个饭桶的，继续在开罗行贿。他对你说，我这个人没受过专门的训练，不

①福斯特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②恩里科·马太：意大利国家碳化氢公司总经理，为了保障意大利的石油供应，在创办合股企业时，曾对中东产油国作出重大让步。1962年死于空难。

懂得如何估计军事潜力，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帕尔默眨眨眼睛，问道：“你怎么……？”

“迈尔斯，你真是典型的美国人。你压根儿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事是怎样变化的。你读到的那些有关地中海地区的秘密报告，我几年前就读过了！”

帕尔默的面部肌肉抽搐着。卡拉米抿嘴而笑，进一步猛插他的痛处。

“迈尔斯，10多年来，你一直处心积虑，企图从别人手里夺取中东的石油开采权，但是你不是下错赌注就是选错了下手的时机。”长者默不作声，眼带怒色。杰米尔哼声哼气地说：“你和你的伙伴们把巨额财富白白扔掉了。后来，作为最后一着，你们才向我求助。我答应了，因为我有一整套‘机器’，我能使这套‘机器’运转。现在，你倒躲躲闪闪了。”

“我们也有道理，”金融家争辩说。“我们花掉的钱毕竟为你打了一点基础，如果你白手起家单干，需要的何止5000万！”

卡拉米靠过去说：“这当然，如果单独干，我也无须和什么人分享石油开采权！不管怎么说吧，事情是不可改变的，我需要5000万美元，才能掀起这场风暴。”

“从前我也花钱制造过风暴，”帕尔默咬牙切齿地说，“但有什么结果呢？”

“风吹，”吉米和颜悦色回答说，“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人策动的，在他们的环境里，他们倒是挺厉害的，但在中东，他们只是一群没有头脑的小孩。命运操在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手里！”他哈哈大笑，等着帕尔默点起一支雪茄。“有句笑话说，使贼捉贼，这话你一定很熟悉。”杰米尔笑嘻嘻地继续往下说，“在中东，把‘贼’字换成‘阿拉伯人’，4个字，你就有长进了，当然仅仅是有点长进而已。”

“我和我的同事们也曾收买过阿拉伯人。”

“这正是你们的错误。只有阿拉伯人才能收买阿拉伯人，才能希望这笔交易不致中途变卦。即使这样，买方仍然要日夜盯住自己的投资才行。”

帕尔默吐出一缕烟圈说，“那么，杰米尔，谁来盯你呢？”

“你们不是买什么东西嘛，”他反驳说。“你们不过是包销卡拉姆公司新发行的一笔股票而已。虽然我掌握着控股权，但是卡拉姆公司是美国公司。问题很简单，就是那么回事。如果有人受到伤害的话，那只能是那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婆。我看不出你会由于她们的生活受到损害而睡不着觉。”

“你提出的基本前提顶多只是半真半假的东西。钱，你马上就要，但是你那些近乎废纸的证券，我们要过好几个月才能抛出去呢！如果这个时间里你出了什么差错，我们的5000万岂不完不了？联邦和州的所有监督机构都会冲过来要我们的老命的。”

“投资总是有风险的，”杰米尔承认，“你没有读过《管理训练手册》吗？”

帕尔默的眼睛瞪着雪茄屁股。

“买枪炮要花很多钱，迈尔斯。你好像不知道这一回事。而要收买那些心怀不满的首长，钱就更多了。别忘了，我们要出高价才能和石油公司竞争！”

“你从你的公司手里买枪炮。”

“不是从，而是通过我的公司买枪炮。”

大腹便便的金融家清清喉咙说，“我提议，我们彼此让步，”他在试探，卡拉米的态度是否真的那么强硬。

“说吧。”

“我提议，我们这个辛迪加先出1500万，剩下的等局势

明朗了以后再付。”

杰米尔轻蔑地笑了笑。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建议是荒唐而愚蠢的圈套。帕尔默的投资辛迪加可以把他推入绝境，然后以80美分顶1美元的价格买进卡拉姆公司的新股票，取得举足轻重的权益；再把他的人塞进董事会，甚至玩弄手段使公司破产；接着以财产清算人的身份，夺取实际控制权。目前，卡拉姆公司尽管象吉米的银行一样，缺乏现金，然而毕竟还拥有2亿美元左右的可变现资产。

吉米一边审视帕尔默，一边忖度道：这个老杂种既然想不出更高明的圈套，那一定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他说：“我明确答复你，不行，迈尔斯。”

“放现实一点，小伙子！”帕尔默喊道，他喊得太快了，声音也太大了。“以你现有的资产，你随时都可以取得短期融资，用以维持公司的现金支付能力。我们保证支持你，愿意向你提供剩下的8500万美元，如果……”

“你的意思是，如果……哼！如果你和你们那伙人不从后门溜走，暗中劫持卡拉姆公司的话。”

“哎呀，这玩笑……”

“别来这一套了，迈尔斯！你说过，你的同事们把最后决定权留给你了，所以你尽快作出决定吧。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干脆一点。”

杰米尔身上没有软弱的迹象，帕尔默明白了。但是他的本性以及他所受过的训练要求他再作一次努力。“杰米尔，我们互相退让一点吧。在证券脱手以前，给我们一点回旋的余地。”

“废话！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接管一家街角杂货店的问题，我们试图得到的是中东地区3/4的石油！我心目中有10

来个矿区，每个矿区一年至少可以得到5000万美元的利润，不用纳税就可以汇出。兰德石油公司、谢尔比石油公司、怀特黑德中东石油公司，等等……”

帕尔默再也听不下去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直线。

“……拿主意吧！这笔生意你到底做不做？”

这个问题把帕尔默从好梦中惊醒。他领悟到了：再讨价还价也属枉然。再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此事要取得成功，非依靠杰米尔·卡拉米不可。他了解中东，而且他本人就是中东的产物。他是以黎巴嫩为基地的工商银行的老板。通过这家银行，他控制着实现他们的理想所必须的一整套庞大的机器。

“真不想给我半点回旋余地？”

“恰恰相反，”杰米尔用法语回答，“我给你的回旋余地最大不过了，要么干，要么不干，你尽可以自由选择嘛！”

杰米尔漫不经心、甚至是傲慢不逊的态度早已使帕尔默深感恼怒，简短的法语词句“恰恰相反”更是火上加油。这使他想起卡拉米是世界主义者，百分之百的狐狸精，他通晓六七种语言，能在五六十个国家自由行动。而他——迈尔斯·兰福特·帕尔默——呢？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姓名上了《名人录》，但仍然不过是卡拉米所说的‘典型的美国人’。除了在美国以外，这种人到任何地方去都是陌生人。于是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笑容。

“好吧，杰米尔，这笔钱本周就转给你设在贝鲁特的银行。”他站起身，杰米尔也跟着站起身。后者体型修长，身高6英尺，相形之下，帕尔默矮小而没气魄了。“打算什么时候离开纽约？”

“过几天。我在这里多呆几天是有理由的。”

“商务，还是玩？”

“名义上是商务。你知道，后天，工商银行设在纽约的第二分行就要开张营业了。当然，这是借口。私下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那边的人可以采取行动了，我不在，他们更方便。”

迈尔斯·帕尔默觉得，明智的做法是不再追问。

杰米尔陪着客人从书房来到专用电梯门口。电梯门咔嚓一关，他立即赶回寝室。

跟帕尔默明争暗斗，周旋了整整一个小时，此刻他觉得感官更敏锐，欲火也更旺了。胯下热血充盈。

姑娘还在熟睡。他迅速脱光衣服，爬到床上，轻轻抚摸姑娘的上身，后者的乳头慢慢勃起。她动了动，睁开眼睛，把目光对准杰米尔，脸上露出了微笑。

“吉米。”

她仍在等着他。

他拍开她的双腿，紧紧地抱着她。她低下头，松软的发丝轻轻拂试着他的大腿。

“上帝呀，吉米——，让我……”

她的嘴唇贪婪地向他扑去。

第 二 章

时间：4月24日星期三。

地点：黎巴嫩贝鲁特。

黎巴嫩首都到处杂乱无章，巴卜爱德里斯区更是登峰造极。这里有巴黎式的大街，大街两旁矗立着已经褪色的五花八门的建筑物，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时代的布尔乔亚式楼宇和准摩尔式的大厅。1920年至1944年这个国家曾受法国托管。法国人满怀热情，想把这里建成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现在这些建筑物有如一座座令人伤感的纪念碑。而在这些大厅的后面，躲藏着一个个又脏又臭的露天市场，作为市场的小巷里挤满了语言混杂的讨价还价的人们。近年来，这里又建起了许多不伦不类的办公大楼群，使城市的外观变得更不和谐。

水沟般的狭窄的街道上，闷热的空气夹杂着恶臭和喧嚣，汽车的喇叭声震耳欲聋，行人不停地诅咒叫骂，拖车的牲口发出阵阵哀鸣。

然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一座白石和茶色玻璃结构的摩天大楼巍然屹立，耸入云端，象征着“工商银行”作为国际性大银行的威望和地位。这儿是工商银行的全球总部和神经

中枢。

工商银行，全称“近东工商银行黎巴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特许，它可以自由从事一切银行业务，行使储蓄银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职能。它在20多个国家设有分行，拥有或控制着遍布五大洲的各类工商企业。

工商银行是1958年创办的。它的创始人杰米尔·卡拉米是银行的董事长。他保留了足够的有表决权的股票，从而掌握了无可争辩的控股权。这样，这家银行及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公司，都成了他的财产。

卡拉米的第一副手和最亲密的心腹叫布赖恩·洛克哈特，他是英国移民，现任工商银行总经理。

这两个人互相配合，取长补短，组成了理想的银行领导班底。杰米尔生性好动而外向，是才气横溢的指挥大师。他富有不可思议的直觉能力，行动上从来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布赖恩则高雅脱俗，带有贵族派头，严守纪律。他办事不靠本能而靠理智。杰米尔经常外出，长时间不在黎巴嫩，此时银行总部的工作全由洛克哈特领导。他讲求效率，对下属要求之严格近乎苛刻。

布赖恩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第十五层，室内陈设豪华，办公桌干净得一尘不染。此刻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准备处理一桩既费脑筋又花时间的小事。头一天吉米从纽约来了长途电话，所有发条都绷紧了，一大堆齿轮正在运转。布赖恩需要集中精力，监视各个环节，实在匀不出时间来对付别的事情。但眼下这种讨厌的事，又不能不管。他暗暗咒骂了一声，看了看手表。

2点57分了。

3分钟后，美国参议员弗雷德里克·海沃恩和夫人就要

离开巴黎大街的美国大使馆，前来工商银行视察。大使馆的一位笨蛋来电话，这是“非正式的友好访问”。

洛克哈特皱起眉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尽管52岁的他不过是中等身材，但是禁卫旅军人的风度使他看上去比实际上高大了许多。他来到办公室套间的外间，等着和一位助手谈话。

“招待会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是的，先生，我刚刚作了最后一次检查。”

布赖恩乘电梯直下大楼的主层。

挂着外交使团牌子的凯迪拉克牌轿车在乱哄哄的街道上缓缓爬行，不时走走停停。

弗·海沃思参议员和夫人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使馆原打算派员陪同，但海沃思坚持，他的黎巴嫩之行是非正式的临时来访，所以只让一个保安人员随车前往。即使这样，他还觉得不方便。使他感到庆幸的是，车里有道隔音玻璃窗，可把后座与前座分开。

他把玻璃摇了上去。他不想让任何人听见他和夫人的谈话，因为他们的谈话肯定少不了一番龃龉。

由于交通阻塞，轿车暂停在一个十字路口。

“瞧，弗雷德！那边有个包着头巾的人正朝我们招手呢！”米琪戏谑地说。“如果他是个赶骆驼的，你可以把他带回家去嘛。霍帕朗·卡迪西不是这样做了？你不是很想到什么地方去吗？他早去啦，就是骆驼帮的忙。”

“看在老天爷份上，米琪，请你住嘴！”海沃思咆哮说。

“哦，原来参议员阁下并不喜欢这次贝鲁特之行！”她嘲笑说，“昨天你说什么来着？你说这里象‘他妈的迈阿密，不